

苏联偉大衛國战争医学經驗

外科部分摘譯

1941—1945

人 民 軍 医 社

苏联偉大衛國战争医学經驗

外科部分摘譯

1941—1945

編譯委员会主譯

編譯委员会名錄

(以姓氏筆劃为序)

吳英愷 吳公良 陈景雲 宋儒耀 范國声
段國升 許殿乙 黃孝邁 趙連璧 鄭斯聚

人 民 軍 医 社

一九五六年 北京

原 著 編 輯 者

С.С. ГИРГОЛАВ
В.С. ЛЕВИТ
В.Н. ШАМОВ

Н.Н. АНИЧКОВ
Н.Н. ПРИОРОВ
Т.Я. АРЬЕВ

Н.Н. ЕЛАНСКИЙ
И.Г. РУФАНОВ

摘 譯 者

(以姓氏筆劃为序)

卜國經 甘 人 朱文榮 刘鳳春 汪曾燁 宋曉峯
吳 遜 周天健 陈日亭 陈宗榮 苏學曾 胡旭东
段國升 馬勉行 徐秀鳳 孫 弘 郭光昭 陸熙昶
張月英 張鉄錚 郭英華 虞 競 趙芝雲 鄭斯聚
韓曉萍

審 校 者

(以姓氏筆劃为序)

吳公良 吳英愷 宋儒耀 沈天爵 汪曾燁 尚德延
陈宗榮 苏學曾 洪 民 范國声 胡旭东 段國升
徐秀鳳 許殿乙 郭光昭 陸熙昶 張鉄錚 黃孝邁
馮傳宜 虞 競 鄭斯聚 韓曉萍

人 民 軍 医 社 出 版

北京建新印刷總廠印刷·北京市印刷一廠裝訂

195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譯 序

为了適應國防建設的迅速發展，我軍衛生工作的科學水平必須提高，同時，必須採取積極和有效的辦法，迎頭趕上，在不長的時間內趕上蘇聯軍事醫學科學所達到的水平。這是擺在我軍每一個衛生幹部和醫務人員面前的政治任務，也是我們現在奮鬥的目標。要完成這一個艱巨的任務，關鍵就在於我們頑強努力和認真深入地學習蘇聯軍事醫學科學的先進經驗和它的一切成就。蘇聯的醫學和軍事醫學科學，由於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指導，並在蘇聯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大力支持下，已經達到了高度的水平。蘇聯醫務工作者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所獲得的卓越成績，就是最雄辯的證明。他們曾經將衛國戰爭中所得到的經驗和創造，寫成了『1941——1945年蘇聯偉大衛國戰爭醫學經驗』幾十卷的巨著，並且經過蘇聯部長會議批准出版。這是世界上在軍事醫學方面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文獻。也是蘇聯醫務工作者在保衛祖國和世界和平的英勇事業中所付出的一項重要貢獻。

這個巨著對我們學習蘇聯先進的軍事醫學經驗，提供了極豐富的科學材料。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的戰傷外科醫療研究組，為了解決工作和學習蘇聯先進軍事醫學科學的需要，他們組織了一些同志，採取重點摘譯的辦法，把有關我們當前在學習和研究戰傷外科上最急需的問題，譯出了150萬字的材料現在出版了。這個工作對我軍衛生人員的學習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同時，因為我們需要把『1941——1945年蘇聯偉大衛國戰爭醫學經驗』全部翻譯和印出，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開端。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把這一巨著的全部翻譯出版任務又好又快地完成。對現在出版的這本書，我們希望我軍各級衛生部門，廣泛組織衛生工作同志，很好地學習。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方勤務部衛生部

關於摘譯工作的說明

『苏联偉大衛國战争医学經驗』是苏联医务工作者在偉大衛國战争中(1941——1945)極為廣泛的医療救護工作的總結。它是在战争勝利以後，根据苏联部長會議的決定，自1946年開始，由1,700多位院士、教授和各科的專家集体編著的。从範圍的寬廣和內容的深度來看，確是軍事医学方面史無前例的輝煌巨著。

『苏联偉大衛國战争医学經驗』已出版的有30多卷，其中第1至第20卷为外科部分。这些偉大的卷册，虽然原本早已到了我國，但是由於文字的限制，除了个别章節曾有譯文刊出外，我國廣大医务工作者，对之还没有了了解和學習的机会，許多積極要求向苏联學習的同志們，面对这套科学宝库也常有無从入門之憾。1954年秋季，總後勤部衛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战伤外科医療研究組为了學習苏联先進經驗，結合对慢性战伤的医療教学和研究工作，組織了人力，在8个月之內，完成了共18卷的重點摘譯工作（第1—20卷中，第13卷尚未出版，第19卷係1955年出版未及摘譯），共有譯稿計150万字，後經人民軍医社完成最後的編審及出版工作。我們認為，對於我國廣大的医务工作者，特別是對於部隊的軍医及医务行政幹部，这个偉大巨著的摘譯本將是一項有重大意义的參考資料。

为了避免譯本的過於龐大，我們曾有意識地未按原書全部譯出，而是採用了『重點摘譯』的方法，即在各卷各章中，按照臨床工作最為急需參考的部分，例如有關各部战伤的統計資料、分站治療原則、治療方法、結局及結論等項，作为重點，加以摘譯。在譯時要求作到比一般文摘更為細緻具体，而不是逐句翻譯。其他有關病理、症狀、一般診斷方法等項，多暫未譯。關於『燒傷』『凍傷』因已另有單行譯本，故未再包括在此次摘譯範圍之內。在摘譯本的目錄中，凡是有*号者为已部分摘譯者，有**者則為完全未譯的部分。

由於原著的範圍既是廣泛而又深入，並且是由多數作者集体創造，因此對於个别讀者偶然孤立地參閱个別的章節，可能在一方面感到內容太泛，另一方面又似乎太繁瑣。在我們開始參考時，也曾有这样的錯覺，但是當我們对某一个題目將有關的章節內容細心地全面學習之後，確實感覺这一个總結性的巨著是有高度的原則性和科学性，既有精湛的理論

也有具体的实际指導。這一點經驗体会，應該在此向讀者介紹。

我們這次的摘譯工作，是由十幾位具有不同程度俄文閱讀能力的青年醫師作初譯，另由十幾位具有較高業務水平的專科醫師作技術審校提出問題和意見，修正後再由另一位譯者作第二次的原文核對，最後抄稿由各卷的審校者再作必要的修正，作為定稿。這種工作方法的優點是發揮集體力量，因之得以在短期內完成大量的摘譯核對工作，其缺點是在摘譯的繁簡、文詞的格式各方面難以取得一致。

關於譯文中所採用的名詞，除了參考了一般的醫學辭彙，也參考了中央衛生部編審委員會初步審定的各科名詞和總後勤部衛生部的衛勤辭彙初稿，有些過去常用的但是不很恰當的名辭已作了修正，例如過去習用的『階梯治療』現在採用『分站治療』。關於插圖和表格的號數一律按照原著，以便於查對。其中有的未在此次摘譯範圍之內，有的屬於次要的圖表也未包括在摘譯稿內，謹在此說明。

最後我們希望廣大的讀者對於本書此次的摘譯本多多提出批評和建議，以便在以後繼續完成其餘部分的摘譯工作中糾正錯誤，提高質量。

編 譯 委 員 會

1955 年 12 月 1 日

目 錄

序 言	1
-----------	---

第一 篇

第一卷 野战外科一般問題 (火器伤 凍伤 燒伤)	23
第二卷 野战外科一般問題 (腐敗性感染 厭气性感染 破伤風 骨髓炎)	51
第三卷 野战外科一般問題 (膿毒症 異物 出血 輸血 休克 麻醉)	129

第二 篇

第四卷 顱腦火器伤和損伤	217
第五卷 头顱火器伤的經過和結局	329

第三 篇

第六卷 面頤部火器伤和損伤	423
---------------------	-----

第四 篇

第七卷 眼火器伤和損伤	509
-------------------	-----

第五 篇

第八卷 耳鼻喉火器伤和損伤	529
---------------------	-----

第六 篇

第九卷 胸部火器伤和損伤	571
第十卷 胸部火器伤和損伤	707

序 言

苏联在单独擊敗德國法西斯及其附庸國取得了光輝勝利後，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殲滅了日本帝國主義有生力量，無可置辯地証明了蘇維埃社會和國家制度的最大優越性，同時也向全世界顯示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不可摧毀的力量，它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性、苏联人民的高度愛國熱情和前後方的密切聯系。

苏联人民敬愛的導師和英明的領袖約·維·斯大林同志於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斯大林區選民會議的演說中指出：苏联人民的勝利意味着『蘇維埃社會制度是真正來自人民並得到人民全力支持的人民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富有充分生命力和堅強的社會組織形式』。也意味着『……我們蘇維埃國家制度的勝利。我們蘇維埃這個多民族的國家，經受住了全部戰爭的考驗，並且証明了自己是富有生命力的』。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人民的解放者——苏联軍隊，在各個方面都表現了崇高的人道主義，把人類從法西斯奴役下拯救出來。苏联軍隊是為真理而戰；它所進行的是正義的戰爭，是解放人類的戰爭，是捍衛祖國的戰爭。

最偉大的戰略家——斯大林大元帥天才地創造了新的軍事科學：是廣大戰役一戰略計劃和引導蘇軍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不可動搖的基礎。斯大林軍事科學先知地確定了各個兵種和勤務現代的新的組織原則及其在各種戰鬥情況下的作用和任務。並對其相互之間的聯系和它們在現代武裝力量複雜結構中的使命，樹立了明確的概念。

苏联武裝力量的衛生勤務，在這方面也不例外。

正如苏联軍隊的本質和使命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有着根本上的區別一樣，蘇軍衛生勤務工作的內容及其所擔負的任務也和任何資產階級軍隊有顯著的區別。這種區別的基礎，即在於蘇軍衛生勤務是為着那些艱苦作戰、奮不顧身甚至流血犧牲以爭取勝利的人民和戰士服務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就是要經常普遍地並日益加強地關懷着每一個苏联人民的幸福、健康尤其是他們的生命。在激烈戰爭的條件下，不僅沒有因戰爭而減低對人民的關懷，相反的，提高了保健機關對人民的保健任務，加強了他們的責任感並謀求最有效的，同時在戰時艱難情況下完全可行的預防和治療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保健機關必須保證把所有的現代預防、診斷和治療的措施應用於軍隊，並必須動員醫務工作者的一切力量、潛能和技術為傷病員的最迅速並最圓滿地恢復健康而奮鬥。

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裏，傷病員的醫療組織是和真正關懷人民的觀點背道而馳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傷病員的醫療內容和範圍是根據後備人力的數量、治療時間長短、複雜程度和價值以及傷病員的種族或國籍來決定的。

苏联醫學，在治療上為爭取傷病員最迅速並最圓滿地恢復其健康，利用了一切的可能和全部現代醫學科學所擁有的方法和措施。這是苏联人民不可動搖的道義精神的表現，這也說明了人民是蘇維埃國家最寶貴的財產。

蘇維埃國家的偉大舵手約·維·斯大林同志在1941年7月3日所發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廣播演說中談

到：保證前綫的需要是最艱巨的任務，他号召苏联人民組織起來廣泛救護傷員。苏联人民都衷心熱烈地响应了敬愛領袖的這一号召。由於保健機關对所有苏联人民進行了日常和廣泛的醫療，在祖國的後方和前綫得以防止了傳染病和大量疾病的發生；此外，並圓滿地完成了人民醫療衛生保證和部隊傷病員的治療任務。苏联医务工作者在全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為搶救每個傷病員的生命和恢復其健康而進行了緊張、頑強忘我的鬥爭。由於他們的勇敢勞動，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傷病員的殘廢率和死亡率之低和歸隊率之高，在歷次戰爭中是史無先例的。

如果回顧一下俄國軍隊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衛生報告，那末苏联医学的这些成就，就成了特殊的範例。儘管在上次戰爭中，由於創傷本身的特殊性和嚴重程度較小，他們歸隊的可能性要比衛國戰爭時大得多，但是俄軍的歸隊率却只在40—45%之間，始終沒有超過50%；而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蘇軍的歸隊率則在72%以上。

這說明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革命前的俄國有着本質上的不同，苏联保健機構的組織和業務是和那些沙皇俄國時代零星的、數目不多的居民保健機構的業務和結構有着高度原則上的區別。

苏联的軍事医学是苏联整個保健組織系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蘇軍衛生勤務一貫的並在各方面都是在党和政府的領導下進行工作的。蘇軍的醫療後送保障不僅由軍隊內部的衛生勤務機構來執行，而所有的苏联保健機構和全体的苏联人民也都參加這一任務的執行。其中最普遍的形式之一，就是工業企業、苏联機關、工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廣大勞動人民，特別是婦女羣衆自動地來到醫療機構和醫院參加工作。這種全体人民的支援在改善對傷病員的治療組織，特別是對他們的護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歸根結底就使傷病員獲得良好結局的數目有了增加。

促進提高蘇軍醫療後送救護效果的條件，在革命前俄國軍隊裏是一點也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在沙皇俄國時代對傷病員的社会性的醫療救護和苏联全体人民關懷傷病員的情況是絕對不能比擬的；而且，這還不僅是數量上的差別。苏联人民在戰時直接參加救護傷病員的工作是他們熱愛祖國、熱愛自己軍隊的自覺的表現。在革命前的俄國，社会力量參與軍隊的醫療預防保障工作，主要是一些資產階級工商業社会集團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以及部分知識界人士為了避免軍隊慘重的減員，而這種減員主要是由於沙皇政府不能足夠地安排軍隊的預防保障工作和組織傷病員的治療所引起的。

在苏联軍隊裏，關心傷病員不僅是衛勤人員的職責，而且也是所有指戰員的義務。軍隊全体成員經常注意衛勤的需要是偉大衛國戰爭期間最重要的措施之一；由於這種因素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蘇軍的醫療後送措施（組織從陣地搶運傷員，把他們後送到相應的後送站並進行治療），達到了任何一個參與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家的軍隊不可比擬的高度水平。特別應當着重指出：由於衛勤人員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和任何時間內冒着敵人的炮火進行了搶救，因而使戰場搶運傷員的組織達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

衛勤機構在執行傷病員的一切醫療後送保障措施時，經常得到党和政府的幫助和感到斯大林同志深切的關懷。1941年8月23日最高統帥部關於戰時衛生兵和衛生担架兵自戰場搶運傷員並帶回武器者給予政府獎勵的命令，就是斯大林同志對人民無限關懷的極深切的表現之一。這個命令，在戰爭歷史中第一次使在戰場搶運傷員的工作可和英勇戰鬥一樣，得到應得的榮譽。

偉大的衛國戰爭，激起了苏联人民的集体英雄主義。在1942年2月23日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中，約·維·斯大林同志寫道：『苏联紅軍有着鼓舞自己建立功勳的崇高的戰爭目的，這本身就說明了為什麼我們在衛國戰爭中能湧現出成千上萬的為祖國自由而準備獻出自己生命的男女英雄們。』

蘇軍衛勤人員也同樣具有前方作戰部隊的那種集體革命英雄主義和後方鼓勵千百万人民進行英勇勞動的那種思想、感情、理想和覺悟。因此，很自然的，在衛勤人員中間，特別在那些爲了執行自己勤務而比別的同志冒着更大更多戰鬥危險的人員中間，以及在戰場上搶運傷員的衛生兵和衛生担架兵中間，不少都成了像最高統帥部命令中所提到的那樣的真正的英雄。

由於醫療後送保障體系中的最初一個環節——衛生兵的英勇勞動，傷員在最短期間內即可由戰場搶運下來，並送到可以進行熟練處理的後送站。

因此，這個醫療後送站就表明了蘇軍整個衛勤工作的特點：救護的嚴密的組織和工作人員個人勇敢的結合。在以後各醫療後送站，全部衛勤人員忘我緊張的工作和精確而合理的醫療預防救護體系的組織，是蘇軍衛生勤務完成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無比複雜的衛勤任務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當然，沙皇軍隊中的衛勤人員有些人也是想盡力改善軍隊的預防保障工作和熱心忠实地爲傷病員服務的。但是却和蘇維埃軍隊完全相反，由於當時衛勤組織的混亂和缺陷以及得不到政府和軍隊指揮人員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他們爲改善軍隊醫療預防救護措施所做的努力，絲毫沒能使當時的情況發生本質上的變化。

在蘇維埃時代，醫務工作者爲改善軍隊醫療預防保障工作所做的各種創造性的貢獻，始終都可以得到黨、蘇維埃政府和軍隊指揮官們的支持。

蘇聯醫生們，由於不斷地改進了對傷病員的治療方法和措施，在治療那些資本主義國家軍醫認爲無望的戰傷方面得到了顯著的成功。

記載在本書中的無數真實的材料，例如中樞和周圍神經系統、面頰、眼、胸腹腔和血管創傷的醫療救護等，都說明蘇聯醫學所獲得的鉅大成就。

根據外國刊物發表的報告，多少能夠看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蘇聯軍隊內對於各類傷病員的醫療救護，特別是外科醫療救護，無論在任何方面都要比資本主義國家更爲完善。蘇聯醫生在整個偉大衛國戰爭中除了大家已經知道的和普遍應用着的外科治療方法和措施以外，還廣泛地利用了蘇聯學者所創造的新的診斷方法和治療技術，尤其是各種新的戰傷外科處理方法；同時對早期手術處理也做了新的修正。所有這些收得良好效果的新的診斷和治療方法，都很快地成爲全軍各醫療機構的寶貴財富。這種廣泛而迅速地將近代醫學科學的成就應用於實際，除了適立証選擇得適當而外，同時也是蘇維埃國家保健系統中獨有的特點，也就是科學必須服務於人民和滿足人民的需要。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一般的科學，特別是醫學，都是爲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及其奴僕的需要而服務的。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病理剖檢和診斷治療方面的改進實質上也都以達到追求商業利潤和私人財富爲目的的。他們經常是秘密進行的，或在廣泛的實際應用方面製造各種人爲的障礙。因此，如果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裏也利用了一些醫學成就的話，那也只是偶然的或是爲了試驗，並且受到了各種條件的限制，與醫學科學真正使命是完全不相符合的。

在蘇聯軍隊中對傷病員的醫療預防措施的組織是以先進的蘇聯軍事科學和醫學科學爲基礎的。同時規定了醫療機構的組織形式、工作方法和這些機構的管理制度，以保證直接在接近戰場的地區（師、團的戰鬥地區）給予傷員熟練的初步醫療救護，特別是外科處理，並在以後根據創傷或疾病的性質，給以專科的治療。蘇聯軍隊爲了這一目的，配備了廣大數量的有熟練技術的幹部和有必需的醫療裝備的野戰專科醫院和後送醫院網。

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軍隊衛勤組織的材料證明：他們只在距戰場很遠的地方才有熟練的外科救護，而對傷病員的指定性後送和在專科醫院中對這些傷員的治療是受有極大限制的。

組織傷病員的專科治療，一定要有很好的幹部，特別是要有足夠數量的具有理論知識、實際經驗和熟練技術的專科醫生。

為了實施指定後送性分站治療，必須有鐵路、汽車、飛機等運輸工具專門來後送傷病人員，並需要大量的野戰和後送醫院，這種醫院的數目要比分散治療系統中的醫院大得多。

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蘇聯醫學為了組織治療傷病員和部隊與人民的防疫保健工作而配備了許多幹部和必要的裝備。

軍隊流行病防治工作的成功，是能夠按計劃來實行指定後送性分站治療制度的條件之一。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作戰軍隊中，傳染病是非常普遍的，而且經常造成大的流行，並大規模的侵襲了居民和部隊，其中包括負傷的士兵和軍官。蘇聯軍隊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流行病是沒有的，傳染病的發生也是極偶然的；無論是它的絕對值或對其他疾病或創傷發生的相對值，都是很小的。因此，在整個偉大衛國戰爭期間，一次也未曾因流行病而妨礙了各種傷員後送和專科治療制度的嚴格執行。

具有良好設備的衛生防疫機構、精確地執行了有科學根據的防疫措施、和由高級臨床醫務人員組成的正規醫療預防救護，對於預防傳染病的發生和發展，發揮了同等重要的作用。病人是傳播傳染病的基本源泉之一；因此，及時地發現這類流行性傳染病的病人，使他們很快地住院治療，以及對疫區進行衛生處理是非常重要的防疫步驟。衛生的預防和隔離措施和及時的診斷與治療這兩個步驟，在蘇聯進行防疫時是由統一的組織機構進行的。

從以上的說明中可以看出，要使流行病的預防得到成功，就必須要求醫療預防和衛生保健機構經常有效地共同工作，並且不能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把治療當做私人謀利的手段，把病人作為醫生生活和物質享受的來源；恰恰相反，任何保健系統都是由國家統一管理和領導的，並為勞動人民服務的。這些只有蘇聯社會主義的保健系統才能具備的條件，決定了蘇聯醫學無論在戰前或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在預防流行病方面所獲得的鉅大成就。

共產黨一貫認為人民的保健事業是有重大意義的。還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布爾什維克黨就非常注意建設國家人民保健制度的社會主義原則。特別是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和1912年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六次黨代表會議上曾討論了這些問題。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確定的綱領中，規定了保健機構活動的主要原則，這些原則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立即付諸實施。在偉大的革命領袖弗·依·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的領導下並遵照他們的指示，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國家人民保健系統並奠定了在這方面的社會主義基礎。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蘇聯醫學之所以能夠得到成功，完全是由於在過去各個時期，蘇聯人民保健事業的建設不斷獲得成績的緣故。這些人民保健事業建設的基本原則在黨的綱領中都做了具體的規定，並在斯大林憲法中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1918年2月，蘇維埃國家的創造者和組織者弗·依·列寧簽署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關於組織人民保健委員會的指令。

建立一個全体人民和苏联紅軍整個衛生事業和保健工作的領導中心，有史以來還是第一次。苏軍總衛生部在苏維埃保健事業的卓越組織者З.П.索洛維耶夫的領導下最先參加了人民保健委員會。在紅軍總衛生部與陸軍和海軍人民委員會合併以後，仍和人民保健委員會保持着緊密的連系。

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的年代裏，弗·依·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同志研究了關於軍事醫學的問題，充分表現了領袖們對於紅軍傷病員父親般的關懷，特別是為了改善紅軍戰士和指揮官傷病員的醫療救護的情況建立了一系列的專門醫療組織。

斯大林同志在國內戰爭中直接指揮前綫作戰的同時，就非常重視軍隊的衛生保障工作，以及傷員的後送和治療組織。

在國內戰爭，封鎖和武裝干涉那樣艱難的條件下，儘管醫務幹部缺乏，醫療預防裝備不足，但由於黨的領導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支持，使苏維埃的保健事業克服了存在於人民醫療預防組織當中威脅着年青苏維埃共和國的那些混亂現象，奠定了衛生事業的良好基礎，並戰勝了流行病和其他在羣衆中間傳播的疾病。

苏維埃保健事業的發展和勞動人民醫療預防保障的改善是和苏联的國家財政經濟力量平行增長的，並和所有國家機關的業務同時改進的。衆所周知，在戰前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建設規模之大和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在此期間祖國面貌有了無法識辨的改觀，發展了工業，改變和鞏固了農業經濟。

這些情況是建設苏維埃保健事業頭等重要的前提，正因為有了這些條件，苏联在偉大衛國戰爭一開始就能採取有效的防禦，而苏維埃的保健事業則保證了軍隊和人民的醫療後送。正是因為國家以及人民保健事業有了這種預先而長期的準備，所以苏联才能取得勝利。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同志在其競選演說中指出：認為苏联在衛國戰爭中能夠取得具有歷史性勝利『……是不需要全國範圍預先積極的防禦準備的想法是錯誤的。同樣，認為這種準備在三四年的短時間內就能完成的想法也是錯誤的』。

上述情況使我們得出這樣一些概念：由於在戰前經過了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苏联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並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機械化農業。在城市、工人住宅區和鄉村地區的各种人民保健機構的建設已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在苏維埃國家遼闊廣大的土地上佈滿了稠密的衛生醫療機構網，如診療所、防治所、醫院和門診部、療養院、婦孺保健站等；在祖國的中心和邊疆，都建立了無數的衛生防疫、診斷治療、飲食衛生及其他各种站和檢驗室。不僅在苏联歐洲部分而且在西伯利亞的許多城市以及各民族加盟共和國和各民族地區，都增設了新的高等醫學校、中級醫學校、科學研究所、提高或輪訓各級醫務人員技術的研究所和衛生文化館等。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則設有醫學書籍的統一出版社。

在戰前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苏維埃保健事業最主要的中心任務之一就是增加醫院的總數。而這在沙皇俄國時代是非常不夠而且完全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為此，對於無論是綜合或專科醫院以及門診部，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到1941年病床數已增加到1913年的五倍。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時代所建成的醫院中間，很多是在革命前的俄國完全沒有或者即使有也是寥寥無幾的；其中有些醫院是其他國家不能比擬的。所有苏維埃保健機構隸屬的醫療機構所用的診斷治療設備都是現代化的。

診療所、聯合門診所和防治所則有更大的增加，它的數目已增加到1913年的10倍。

革命前的俄國，只有在幾個大城市裏設有急救站，內部通常只有1—2個醫助和幾個衛生員，並與其他科學臨床機構不發生任何聯繫。在苏联衛國戰爭開始時大約已經有了幾千個急救站，其中很多是

隸屬於創傷研究所、急救學研究所和大的臨床醫院裏，並在它們的指導下進行全部工作。這在衛國戰爭時期起了很大作用，因為有若干創傷問題在平時通過科學實踐得到了解決。同時在這一方面專修的醫務工作人員也增多了。

由於衛生飛機的應用，幾乎在全國各地都普遍能夠立即得到熟練技術的處理。

革命前的俄國，在1913年計有鄉村醫療所4,367個；革命後蘇聯在1941年初，它們的數字已達到了14,431個。此外，在鄉村區和分區醫院、產育院，醫士和助產士醫院的數目是直線上升的。許多鄉村醫療預防機構，經常可得到大城市醫院、醫學研究所、各種科學研究所和教學研究醫院在科學實踐中和質量方面的幫助。

帝俄時代的邊疆地區，是半殖民地性質的，這些地區在蘇維埃時代已成了繁榮富饒的各民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它們所有的醫療預防機構網實際上都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建立的。在沙皇制度下，當地居民幾乎絲毫得不到醫療。

弗·依·列寧同志簽署的專門指令，認為療養院和療養地是國家所有的，並應成為人民的休養所。在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時代不但擴建和改建了歐洲和亞洲部分已有的療養院，同時還新建了許多。其中有些療養地的氣候和礦泉的質量都不亞於聞名於世的高加索和克里木療養地。1941年初，蘇聯已有3500個以上的療養機構，和13個療養學院；發現了數百個新的礦泉和泥療的礦藏。除了建立許多新的療養和避暑地區以外，由於有利的自然條件，能在蘇聯整個廣大的土地上建立了各種設備的療養院和休息宮。除人民保健機構以外，職工會、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工廠、製造廠和集體農莊也都積極地參加了這種新的休息宮和療養院的建設工作。其中許多很好的療養院和休息宮都是專供蘇聯陸軍和海軍人員應用的。

到處展開的這種醫療預防機構網，特別是一般性（綜合性）和專科醫院網，在衛國戰爭期間，大大便利了後送醫院的展開，在祖國的後方更便於組成足夠數量的基地醫院。而大量的休息宮和療養院，則保證了那些已完成醫院治療或是單純需要休養或療養的傷病人員的專科救護。

革命前的俄國，病人就醫數量的稀少和醫療診斷器材的生產不足是互為因果的；醫療工業幾乎是沒有的，因而大部分藥品、醫療儀器和器械均不得不仰賴於國外的輸入。

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所建立的祖國自己的化學製藥廠和醫療器械製造廠，幾乎使祖國足可自給而不需要從外國輸入，並完全可以供應人民和醫療機構對於藥品、護理用具、外科器械和醫學儀器的需要。

蘇聯保健事業的統一性，保證了人民保健機構和軍事衛生勤務部門在治療蘇軍傷病員和實行國家各種衛生和防疫措施計劃中能取得不斷的連系。也就由於這種統一性，得能機動地調度醫務幹部和技術材料裝備，有了這種成熟的條件，就處處可以採用科學的預防和治療方法。同時，祖國科學研究機構則根據各種實際業務情況製訂了指令，指導着醫務人員的實際工作。

預防為主的方針是蘇聯醫學成就和成功的決定性因素。這種成就，在平時，特別是在衛國戰爭時期就是蘇聯醫學的財產，這種方針又是人民和軍事保健機關的科學和實際業務的基礎。

預防為主的醫學方針，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才有實行的可能。對於真正唯物辯證的醫學科學來說，機休周圍的外在環境是疾病的起源，這是一個絕無疑問的原則。實在說，保健事業的主要任務就在於改變這種環境使成為勞動人民所喜歡並經常和有效地消除日常生活、生產、氣候和其他的不良致病因素。完成這個任務就是預防疾病的先決條件。

黨和政府，爲了給人民體力和精神的全面發展創立最有利的條件，爲了提高人民的物質幸福和保護人民的健康，經常用一切力量來有效地改造人民周圍的環境。

然而，人民保健事業如果沒有勞動人民自己積極參加，要完成和鞏固人民健康的任務是不可能的。蘇維埃保健機關的全部工作都是和廣大人民經常聯繫着的，保健機關的全部醫療和預防措施都是在蘇維埃的社會團體和勞動人民本身積極參加之下完成的。這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人民保健制度的特點之一。由於廣大人民全力和有效的支持，改善日常生活和生產上的衛生條件，加強年青一代的體格鍛鍊，保護母親和兒童，提高衛生知識以及實行預防爲主的措施，這些都是戰前蘇維埃保健事業成功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同時它也促使克服了衛國戰爭時期軍隊和居民在醫療預防保障上的困難。

人民對於蘇維埃保健機關的支持還表現在各種不同的組織形式上，在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勞動人民代表組成的地方蘇維埃保健委員會、醫療促進會和衛生代表委員會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和平建設的初期，不論工廠、集體農莊、國營農場、住宅區、高等學校、中小學校和各級蘇維埃機關等都設有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的支部，這種支部就成了羣衆急救教育和居民衛生訓練的學校；以後這種支部的數目也有顯著的增加。千千萬萬的蘇聯人民完全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得以參加一級或二級『衛生防禦訓練』的講授。在戰前時期已經受有訓練的數十萬女衛生義勇隊員和男女衛生員，在戰時擔任了傷病員的救護，參加了醫院的工作，並代替了應召入伍的後方醫務人員的工作。在戰爭時期，千千萬萬蘇聯人民，參加了軍隊之後都會實施初期非醫生救護，也都知道如何防止疾病，如何在野戰情況下保護自己和預防感染的傳播。

如果說，在戰前和在衛國戰爭期間，人民對保健機構各種衛生措施的支援和勞動人民衛生知識的顯著提高，是蘇聯醫學獲得偉大成就的主要條件之一，那末熟練技術人員的培養和醫務工作幹部對本身事業的無限忠誠同樣有着決定性作用的。

從建設蘇聯醫學的初期起，一個培養大量各種醫務人員和專科人員的任務已擺在保健機構的前面。而且這些培養出來的人員不僅要求精通本身業務，而且要明確蘇聯醫學的目的和任務並能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爲了培養這樣的人材不僅需要增加和擴大高等醫學校的數目，同時也需要徹底改造一切醫學教育制度。

因此，很自然的，黨和政府戰前時期和戰爭各年度都非常重視日益需要的醫生幹部和中級醫務人員的培養。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同志在報告中指出在培養醫務幹部方面不容許的落後現象。遵循着我們偉大領袖和導師的這一指示，採取了一系列有組織有步驟的措施，從而很快的增加了醫學校網和改善了醫學校教育的組織系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俄國只有15個高等醫學校，每年畢業的醫學生不到1500名，而到衛國戰爭初期蘇聯已經有74個國家醫學院，其中學生有115,000人。

革命前的俄國，所有的高等醫學校均集中在俄國歐洲部分的若干大城市裏。而在整個亞洲部分的土地上僅在托姆斯克大學裏有一個醫學系。在蘇維埃政權下，不僅在俄羅斯聯邦較大的中心城市裏而且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國的首都和其他城市裏都建立了新的高等醫學校；加盟和自治共和國的高等醫學校，保證了各民族醫務幹部的培養。

在1913年，沙皇俄國有24,000名醫生，而蘇聯在衛國戰爭的前夕，醫生的數字已超過140,000名。

蘇維埃政權也很重視中級醫務人員的培養；1913年中級醫務人員的數字爲47,000名，而到1941年，

已增加到473,000人。

除了實行增加醫務幹部數量和提高其技術的措施以外，黨和政府每年都熱心地培養着新型的醫生——蘇維埃的醫生，他們的思想和品德，除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之外，在其他任何社會政治制度之下都是不可能有的。蘇維埃醫生，在戰前就已养成了高貴的品質，這是每一個蘇維埃醫生所不可缺少的，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祖國和列寧斯大林的事業是無限忠誠的。他們都有高貴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不斷地努力於提高自己的業務知識和思想水平，富有崇高的目的，在完成其保護人民健康和救護傷員的神聖義務時有着戰勝一切困難的忘我精神和智慧。這種優良的品質是和他們瞭解蘇聯醫學的使命，善於在實際工作中利用一切現代科學的成就，並以實踐豐富自己的理論互相配合的。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給一般科學和醫學科學帶來了空前的昌明特別是為科學研究活動的發展，開闢了無限光明的前途。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和斯大林同志本人，過去和現在都不斷地關懷着祖國科學的發展，和在實踐中利用科學的成就提高蘇維埃人民的物質生活，文化和健康水平，並實現了偉大列寧的話：『從前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天才所創造出來的全部科學和文化的財富，是被少數人所佔有的，而多數人的最低限度的教育和生活權利也都被剝奪了，但現在，全部科學的奇蹟和文化的成果將成為全民所有的財產。』

革命前的俄國，除1890年，在彼得堡建立的實驗醫科大學以外，從事於醫學研究的科學研究所實際上是根本沒有的。醫學文獻的講座幾乎就是唯一的科學研究工作，而且科學研究必需的設備非常缺乏，工作人員也完全不夠。

遠在衛國戰爭以前，蘇聯就已根據各種理論醫學和預防醫學建立了許多科學研究所。其中有許多研究所在自己的研究課題中有了新的醫學創造，或者研究了在資本主義國家難以甚至不能研究的科學問題。

戰前在許多科學研究所例如：神經外科、創傷、血管和輸血研究所中，進行研究的蘇維埃醫生，獲得了使自己從戰爭一開始就能救護傷員的知識，這種知識對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的軍醫人員來說，只能在戰爭時間由於經驗的逐漸累積才能獲得。

1932年建立了全蘇聯的實驗醫學科學研究所，在衛國戰爭期間（1944年）又創立了成為祖國科學醫學思想中心的蘇聯醫學科學院。

衛國戰爭初期，蘇聯已有200以上的醫學科學研究所，在裏面工作的科學工作者超過了20,000人。

得到黨和政府關懷和經常指導的蘇維埃醫學，遠在衛國戰爭以前早就被公認為是最先進，最進步的了。蘇維埃學者們，在自己創造性的研究中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的科學的世界觀，並按新的形式解決了對蘇聯人民具有積極作用的各項問題。醫學家們為蘇聯醫學的建設創造了科學的基礎，並豐富了醫務幹部在日常實際工作中非常需要的知識。這種科學和實際的結合是與高度的科學鑽研精神，布爾什維克的黨性以及對任何唯心主義的表現和資產階級的偽科學理論作不調和的鬥爭分不開的。

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軍隊的衛生勤務，原則上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才開始建立起來的。

在革命前俄國的軍隊裏，曾有过不少天才的医生，他們在軍事医学科学和組織軍事衛生勤務以及救護傷員方面，都有过巨大的貢獻。

俄國內科学派的創始人之一М.Я.穆德羅夫就是當時第一個創立軍事医学課程的俄國教授。天才的俄國外科医生Н.И.彼羅果夫肯定了俄國野战外科在平時医学中的特殊地位。Н.И.彼羅果夫在軍事医学中的巨大成就，不僅是由於他研究了直接与野战外科有關的問題，而且是他最初精確地製定了軍事衛生勤務活動的組織原則，並建立了傷病員醫療後送保障，傷病員的分類、輸送以及在各醫療後送站上的处理範圍等組織系統的基礎。

医学科学各科最高的权威——С.П.波特金，Н.В.斯科利佛索夫斯基，Н.А.維里亞米諾夫，А.П.多布羅斯拉文，Ф.Ф.厄利斯曼，Г.В.赫洛賓，В.А.奧貝尔，С.П.費道羅夫和其他許多权威——都直接参加了救護傷病員和軍隊醫療預防保障的組織。他們耗費了巨大的精力，尽一切努力以求得沙皇軍隊衛生勤務的改進。他們这种活動無疑地可以使傷病員的救護工作有所改善。然而这种改善只是部分的和暫時的現象，因為，無論企圖實現怎樣不徹底的新办法都会遭到反動軍隊最高司令部和不關心人民命運的政府的阻撓，即便好一點，也不过遭遇冷淡的態度。从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才掃除了一切阻擋着徹底改組軍隊衛生勤務的障礙，開闢了保證衛勤工作嚴格適合於現代科学要求的可能，並和整個的國家人民保健系統建立了緊密的联系。

蘇維埃學者批判地研究了過去科学的遺產，使之發揚光大，並在理解生理学和病理学的一些主要問題上：如有關許多疾病的病因、病程、和預防的概念以及創傷尤其是战傷發病机制的概念等各方面都有了許多新的發展。這些新的概念使蘇維埃的科学用有效的診斷和治療方法与措施丰富了實用医学的內容。

蘇聯医学的思想內容，對正確地解釋各種疾病和損傷病理過程的本質，從而選擇最合理的治療方法是有極其重要意義的。蘇聯医学科学思想在領會和發展了И.М.謝切諾夫和С.П.波特金，特別是И.М.謝切諾夫和С.П.波特金教授的新的真正科学的唯物辯證的生理學為基礎的Н.П.巴甫洛夫的科学觀點以後，得能深入地辯證地來理解機體正常或病理的進行過程。

蘇維埃医学確定不移地認為：機體任何局部的疾病，同時也是全身的疾病過程。機體在其對外在環境的不斷適應中是一個統一的整体，中樞神經系統是機體全部機能的主導者和調節者，這個概念是不可動搖的。

巴甫洛夫創造性地製定和建立並在實踐中廣泛地運用了自然科学的客觀方法，研究了完整機體在自然條件中的生命機能。Н.П.巴甫洛夫利用這些方法並根據自己對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理、營養神經的分佈、循環的生理、消化和其他各種生理方面的許多卓越的觀察充實了科学。

根據外在環境各種因素對機體作用的反應的實驗和臨床的研究，確定了：無論機體處於正常或病理狀態，中樞神經系統在整個生命活動的過程中都永遠起着主導作用，這已成為不可反駁的事實。

Н.П.巴甫洛夫在И.М.謝切諾夫和С.П.波特金神經論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獨創的、嚴密細緻的和具有科学証據的卓越的實驗和臨床觀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神經系統……是極其複雜和精細的聯絡工具，它联系了機體本身間的一切部分；同時把機體作為一個複雜系統來說，又是與無窮盡的外在影響相联系着的。』

巴甫洛夫學說的普遍性及其和臨床各科的联系，對於進一步創造地發展這一學說思想有更大的可

能。因此，蘇維埃學者們用這個學說來理解某些病理過程特別是那些在戰時迫切需要的病理過程（休克、震盪性挫傷綜合徵等），從而製定了各種新的治療方法和設施。（如睡眠療法、人工遮斷個別神經系統環的療法）。

巴甫洛夫的各項研究對於蘇聯醫學的影響還在於他的研究是有高度的思想性且與醫生的實際工作相結合的。И.П.巴甫洛夫始終希望他所發現的生理規律能與臨床現象聯繫起來，因為『廣義地說，生理學和醫學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他認為機體和引起機體與環境之間平衡（由神經系統而主要是大腦皮層所調節的）破壞的某些特殊異常的外界條件的不能協調就發生疾病。機體生命活動的任何破壞都是和正常生理過程不可分割並經常聯繫著的。因此，為了明瞭疾病並對疾病的發生和發展得出一個概念，就必需估計到管理機體機能的生理規律。

И.П.巴甫洛夫學說的這些原則使蘇聯醫生認識了疾病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這種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波及到機體各部器官或系統以及整個機體關於疾病的這種概念，對那些迄今仍在機械地把機體看成是各種細胞團的總合，把病理學與生理學隔絕並被反動的魏爾嘯細胞病理學思想所統治着的資產階級學者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由於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創造地發展了 И.П.巴甫洛夫的思想，並根據蘇聯保健事業的迫切需要，許多蘇維埃學者，還在戰爭以前就按新的方式進行了許多實際上能解決臨床和預防醫學重要問題的研究工作。在衛國戰爭時期應用 И.П.巴甫洛夫生理學說的原則，解決了若干軍事病理學的問題。

И.П.巴甫洛夫學說，在研究各種神經系統疾病，特別是精神性神經病中可以廣泛應用。戰爭經驗證明，在軍事病理學中，精神神經病是最迫切的問題之一。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裏，這類病的發病率通常是很高的。根據許多後送站極不完全的統計，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俄國軍隊中精神神經病和神經機能病的發病率達到38%—4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有一些報導中說到在英軍、德軍、特別在美軍中這類疾病非常普遍的情況。

在衛國戰爭期間，蘇聯軍隊精神神經病和神經機能病的發病總數，甚至包括最輕型的在內都是很小的。

革命前俄國軍隊裏有這樣大量的精神神經病人，充分地說明沙皇俄國時代人民健康水平是很低的，也說明了造成大量此類病人的社會生活方式和政治條件，後面這種情況在目前还是非常尖銳地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之中表現出來。蘇聯軍隊的精神神經病人的百分數是極其微小的，這就證明蘇聯人民在戰爭以前的健康狀況就已很好，同時也充分顯示了蘇維埃戰士的高貴的政治品質。

為了治療在蘇軍中畢竟還能遇到的少數神經機能病和精神神經病人，蘇聯學者們成功地應用了以巴甫洛夫的科學理論為基礎所創造出來的各種新的治療方法和方式。本著作的神經病部分，敘述了蘇聯科學對精神神經病的病因、機制、發展及其臨床表現所作的新的解釋，並指出這將是製訂在實踐中經得住考驗的治療措施的根據。

蘇維埃學者在其科學的實踐中熟悉並進一步發展了 И.П.巴甫洛夫的思想，這是完全符合蘇聯醫學的特性及其需要的。同時也明顯地反映了蘇聯科學的基本原則——它是關注着人民迫切需要，具有高度布爾什維克思想和科學革新精神並與反動的守舊心理和唯心主義是不可調和的。

* *

* *

* *